

东方主义视域下《奇幻山谷》的男性形象研究

常雨梦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 作家谭恩美在《奇幻山谷》中塑造了多样化的男性形象, 展现了东方主义话语影响下东西方男性身份的不同面貌。本文基于赛义德东方主义理论, 通过分析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探讨谭恩美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抵制。研究发现, 小说通过重建东方男性主体性和解构“白人拯救者”神话, 对东方主义进行了反思与修正, 体现了华裔作家在文化权力关系中的反思与身份思考。

关键词: 谭恩美; 《奇幻山谷》; 东方主义; 男性形象; 解构

DOI: 10.64649/yh.jydk.issn3080-2660.202607029

0 引言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以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谭恩美(Amy Tan)等为代表的华裔美国作家逐渐进入主流文学视野, 其创作中的跨文化叙事策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谭恩美以其独特的跨文化视角和细腻的叙事风格, 在美国文学界占据重要地位。2013年出版的《奇幻山谷》(The Amazement of Vally)以20世纪初的上海为背景, 通过中美混血女性薇奥莱的成长经历, 展现了殖民现代性背景下复杂的文化互动与身份流动。在这一过程中, 不同国籍的男性角色频繁登场, 他们既参与推动情节发展, 又构成东西方文化关系的重要象征符号。

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建立在关于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区分基础之上的一种思维方式^[1]。西方通过文学、历史、政治和文化叙事不断塑造东方形象, 并将东方建构为与西方相对立的“他者”。在这一过程中, 东方男性往往被描绘成暴力、专制、神秘或软弱的存在, 而西方男性则被塑造成理性、文明与进步的代表。正如刘海平、王守仁所言, 东方主义文本“致力于构建卑贱的东方形象, 突出高贵的西方形象”, 其核心策略在于采用二分法来固化东西方差异, “前者的特征被定格为暴政的、女性化的、重感性的、无道德的、落后的, 而后者则定格为民主的、男性化的、重理性的、讲道德的、进步的”^[2]。作为成长在美国文化语境中的华裔作家, 谭恩美笔下中国的呈现方式始终难以完全脱离东方主义的色彩。

《奇幻山谷》中也随处可见东方主义的书写, 但部分男性形象的塑造可以体现谭恩美对东方主义话语进行的有意识的解构。本文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为基础, 采用文本细读法, 对《奇幻山谷》中的男性角色进行分析, 探讨谭恩美如何通过重塑中国男性形象和反转白人男性形

象, 实现对东方主义话语的解构与反思。

1 东方男性形象

在东方主义话语的影响下, 东方男性长期被塑造成缺乏力量、主体性和男性气质的“他者”, 其形象在西方叙事中呈现出弱化与边缘化的特征。然而, 谭恩美在《奇幻山谷》中通过塑造方忠诚(Loyalty Fang)这一兼具儒雅气质与无畏精神的男性形象, 对这一刻板模式进行了突破。

美国华裔学者Elaine H. Kim指出: “亚洲男人被描写成性无能者, 而亚洲女人则除了性之外, 什么本事也没有……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在白人男性气质的定义中生存”^[3]。这一观点揭示了东方主义叙事中对亚洲男性气质的压制, 东方男性常被赋予懦弱和缺乏魅力的特征。然而, 这种认知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男性理想。对此, 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雷金庆(Kam Louie)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武”男性气质理论。他认为, 中国传统男性气质主要由“文”(wen)与“武”(wu)两个维度构成, “文”可以指精湛的文学素养、有教养的举止和一般教育等各种属性, 而“武”的含义的多样性和“文”不相上下, 包括强壮的体魄、无畏的精神和格斗技能^[4]。这一理论为理解中国男性形象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男性气质标准的文化视角。

从“文—武”范式来看, 方忠诚体现了中国传统男性理想的多重内涵。他出身书香门第, 受过良好教育, 兼具商业才能与文化修养^[5], 体现出“文”的精神内涵。同时, 为了娶薇奥莱为妻, 他敢于挑战家族权威和封建传统, 勇于承担责任, 又展现出“武”所蕴含的无畏精神。小说结尾, 方忠诚虽患前列腺癌, 却在薇奥莱的陪伴和照料下战胜疾病, 重新恢复健康。这一情节进一步体现了“武”所强调的强健体魄与抗争精神, 因此, 方忠诚并非依靠暴力或

权威来确立男性身份,而是通过学识和责任感实现主体性的建构,从而突破了东方主义对中国男性软弱、被动和缺乏行动能力的刻板想象。

除精神品质外,谭恩美还通过外貌形象和情感魅力进一步重塑东方男性形象。传统东方主义文本中的东方男性常被描绘为体态臃肿、缺乏性感、口齿不清的“陈查理”形象,而方忠诚则展现出鲜明的男性魅力。他洋派而时髦,平淡的五官却依然散发出独特的吸引力。正如小说所写,“他的眼睛和嘴巴都很性感……只消一抬眼一张嘴,他就能让人心旌摇荡”^[5];他“吐字清晰,不带一丁点当地土话的喉音,遣词古雅,使他的谈吐更显迷人”^[5]。无论面对女性还是男性,方忠诚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令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一定是个表里如一的优雅绅士”^[5]。通过这一形象塑造,谭恩美赋予中国男性以身体魅力和情感吸引力,消解了西方长期建构的缺乏男子气概、毫无男性吸引力的东方男性形象。

此外,方忠诚与薇奥莱之间平等、尊重的关系,也进一步颠覆了东方主义对于中国男性父权和专制的想象。当薇奥莱提出商业建议时,方忠诚并未因其青楼女子身份而否定她的能力,反而认可她的知识与个性:“你所说的恰好是我想要去做的。我很惊讶你竟然这么有知识,更惊讶的是你竟然如此有个性。你好有活力,好给人惊喜”^[5]。他欣赏的是薇奥莱作为独立个体所展现出的智慧与活力。这种相互尊重的关系模式突破了西方社会对东方男性专制、保守及压迫女性的刻板认知,展现了东方男性作为平等对话者的可能性。

通过方忠诚这一形象,谭恩美重新书写了东方男性的文化身份与主体地位。他不再是东方主义话语中被边缘化、被“女性化”的他者,而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文化自信和情感魅力的主体,甚至最后成为女性的“拯救者”。方忠诚的塑造不仅挑战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中国男性的刻板想象,也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男性所蕴含的责任感、智慧以及面对困境时的坚韧精神,从而实现了对东方主义男性话语的有力解构。

2 西方男性形象

在《东方主义》中,爱德华·萨义德指出,西方长期通过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建构东方形象:“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成熟的、正常的”^[6]。在这一话语逻辑下,西方男性往往被塑造成文明、理性与拯救者的形象。然而,在《奇幻山谷》中,谭恩美却通过费尔韦瑟和爱德华两位美国男性

形象,有意颠覆了这种既定认知。以中国青楼女子的视角,谭恩美将西方男性置于被观察和被审视的位置,使其不再是东方主义叙事中天然优越的主体,而是可以被重新评价的对象。

首先,费尔韦瑟(Fairweather)被塑造成一个表面优雅、实则虚伪的美国男性形象。初次登场时,他梳妆整齐,谈吐幽默,会用上海话对秘密玉路里所有下人做的小事表达感谢,展现出典型西方绅士的风度,路西亚及其他所有人对其产生好感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外在魅力。乍看谭恩美有东方主义之嫌,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费尔韦瑟虚伪的一面逐渐暴露。正如小说所写:“他对别人表示关心时,所有的话都是提前排练好的,每次说来都一模一样,手势一样,问你需不需要帮助时的绅士态度也一样”^[5]。这种程式化的关怀揭示出其绅士形象背后的虚假性。路西亚对他的评价更为犀利:“他是个长袖善舞的人,最会给人下套,一环套一环”^[5]。这一形象恰恰与萨义德所批判的西方关于东方人“偏好谎言”的刻板认知形成了鲜明反转^[6],是谭恩美反东方主义的表现之一。

费尔韦瑟还瓦解了西方文学中长期存在的“白人拯救者”神话。在殖民叙事中,白人男性通常被塑造为文明、理性和具有救赎能力的主体,而东方女性则被置于等待拯救的位置。然而,费尔韦瑟并未承担拯救者的角色,反而成为造成女性悲剧的根源。他缺乏责任意识,对感情毫无忠诚可言,在与路西亚相恋期间就与另外一个女人有染并一直保持联系;他沉迷赌博与享乐,甚至为了个人利益设计骗局,将年幼的薇奥莱卖入青楼。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话语往往将罪犯、精神病患者、穷人等引发社会不安的群体特征投射到东方人身上,使其成为被排斥和贬抑的“他者”^[7]。然而,作为白人男性的费尔韦瑟却恰恰表现出欺骗、犯罪和道德失范等特征。谭恩美通过这种反向书写,将原本附着于东方人的负面标签转移到白人男性身上,从而消解了西方男性作为文明拯救者的神话。最终,他因侵犯上海大班女儿的名誉而遭到惩罚,“被大头朝下地塞在一大袋米里,扔进了海港里面。他的两只脚还没扑腾几下,整个人就已经沉了下去”^[5]。费尔韦瑟的惨死结局体现了作者谭恩美对他的极度厌恶,也彰显了她反东方主义的态度。

如果说费尔韦瑟颠覆的是西方男性的道德优越性,那么爱德华(Bosson Edward Ivory III)的形象则进一步挑战了西方男性气质和身体优势的文化神话。首先,小说对爱德华外貌的描写消解了传统美国男性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在薇奥莱眼中,爱德华“骨架纤细”“脑袋长

得像个大头菜”，蓬乱的头发和胡须甚至让她联想到“打扫残羹剩饭的扫帚”^[5]。这种带有戏谑色彩的描写不仅解构了白人男性的身体神话，也动摇了西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审美标准。此外，爱德华自幼体弱多病，长期受到偏头痛困扰，最终死于西班牙流感，而薇奥莱和宝葫芦两位女性却顺利度过疾病危机。谭恩美借此弱化了西方男性与强健体魄之间的固有联系，从而进一步动摇了西方男性身体优势的文化神话。在道德层面，爱德华同样难以对应东方主义话语中“理性而贞洁”的欧洲男性形象。他少年时期因残忍的恶作剧间接导致同伴死亡，成年后又对婚姻不忠，与薇奥莱建立新的婚姻关系，对原配妻子和薇奥莱均构成背叛。这种自私与不负责任的行为，直接否定了东方主义话语所建构的西方道德优越性。最终原配到中国找到薇奥莱，以合法妻子的名义抢走她与爱德华唯一的女儿，所以与白人的婚姻并未拯救薇奥莱，反而给她带来新的痛苦。

谭恩美并未将爱德华简单塑造成负面形象，而是赋予其鲜明的“文”人气质。雷金庆指出，在全球化与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文武”特质也可跨越国界，被外国男性所接受^[8]。爱德华虽为美国男性，却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相契合的气质，他热爱诗歌，情感细腻，富有艺术感受力，突破了西方主流文化推崇的阳刚形象。薇奥莱对爱德华的欣赏并非因其白人身份，而源于其所体现的“文”之特质。这意味着她对男性魅力的判断受到了中国传统男性气

质观念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向审视。

因此，费尔韦瑟和爱德华共同构成了谭恩美对西方男性形象的颠覆。前者通过虚伪和欺骗瓦解了“白人拯救者”神话，后者通过身体缺陷以及男性气质的重新定义，动摇了西方男性天然优越的文化想象。此外，两个美国男性死亡的结局，与方忠诚患病后康复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进一步打破了东方主义关于西方男性强大、东方男性弱势的传统叙事模式。通过这种人物命运、道德品质与身体素质的反差，谭恩美重新审视了东西方男性身份的文化建构，体现了其对东方主义话语的反思与抵制。

3 结语

综上所述，谭恩美在《奇幻山谷》中通过方忠诚、费尔韦瑟和爱德华等男性形象，对东方主义所塑造的东西方男性形象进行了重新审视。方忠诚兼具“文”与“武”的特质，突破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男性软弱、缺乏魅力的刻板认知；费尔韦瑟和爱德华则打破了白人男性文明、理性和优越的传统形象。通过不同男性形象的重塑，谭恩美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东方主义关于“东方落后、西方先进”的固定想象，展现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不仅折射出华裔作家对于族裔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思考，也为理解跨文化语境中的权力关系与身份建构提供了新的文学视角。

参考文献：

- [1][美] 爱德华·W. 赛义德. 赛义德自选集[M]. 谢小波,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2-3.
- [2] 刘海平, 王守仁. 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二卷)[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609.
- [3] Kim EH. 'Such Opposite Creatures': Men and Women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J].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1990, 29(1): 69.
- [4][澳] 雷金庆. 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M]. 刘婷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20
- [5] 谭恩美. 奇幻山谷[M]. 王蕙林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
- [6] 赛义德: 《东方学》, 王宇根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49,51
- [7] Said E. Orientalism[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36
- [8] 王平. “文”与“武”:孰优孰劣?——兼评雷金庆教授《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J].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2(4): 83.

作者简介: 常雨梦(2000.06—)女, 汉族, 河南省新乡市人,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